

你好,这里是110……

□王超群

我的搭档老毕,长得很像加菲,我们是光荣的荣成特巡警巡逻队员。一天夜里巡逻,老毕和我抱怨说,最近也没什么贼追,都胖了。我说,治安好了你不乐意吗?这时,指挥中心在对讲机告诉我们,有贼在拧报警人家的门。我看了一下时间,马上凌晨两点半了。

老毕脸上居然露出了“剑外忽传收蓟北”的第二套表情。我边拨通报警人的电话,边把单警装备套在身上,动作一气呵成,这时老毕立刻提速,几乎到了骨腾肉飞的水平。报警人接通电话,我说:你好,这里是110,你住在某某小区具体哪个位置啊,我们三分钟之内就到。

报警人哭哭啼啼:警察同志啊,我刚刚说得不对,这哪是入室盗窃啊,外面那八成是黑社会复仇啊,哐哐摇我家的门啊,你听,你听……

我们俩的表情立刻凝重了起来,我说:那你就别挂电话了,有情况随时联系,我开着免提。那边说好。

报警人所在的小区是非常老的小

区,小区里面连个路灯也没有。到了小区,我们拿着手电对着楼牌号四处奔跑,然而大部分楼号因为刚装了保温层也没来得及刷新。我们一边确定位置,一边问他情况。找了五分钟,终于开始上楼。

报警人在四楼,我们以警戒姿态往楼上前进。喷雾和警棍都准备好了,甚至招式也想好了,没错,就用横扫前戳。

我们看到对面住户的门户大开,我打着手电进去探查了一下,发现有个大爷躺在床上。我凑近听了一下,呼吸很平稳,各个屋转了一下,没发现有人。

于是老毕去敲报警人的门:开门啊,110的,外面正常,你们可以出来了。

对面门里呜咽着说道:我不出来!刚刚明明就有人在的。

我和老毕说:这也不是个办法,你在门口警戒一下,我问问大爷吧。

我进去轻轻地摇大爷,边摇边一声大过一声地喊:大爷?大爷呀!你醒一醒!

大爷幽幽转醒,睡眼蒙眈:干什么

外婆的烟瘾

□马海霞

外婆家和我家分住在胡同两头,但在我的记忆里,我和哥哥很少去外婆家,因为有个不喜欢我们的外公在。

外公高度近视还患有眼疾,一千多度的“酒瓶底”戴着,也看不清我们是谁,他说他只能模糊地找到回家的路。每次去外婆家待久了,外公都会说,回家去吧,不是赶你们走,回去帮你娘干点活。听到此言,我和哥哥就会头也不回地离开,发誓再也不去外婆家了。但隔段时间,又因惦记外婆家壁橱里的好吃的,我和哥哥就会结伴再去,等外婆打开壁橱,取出点吃的分给我们,我和哥哥不等外公赶我们,就会对外婆讲,走了,回家帮娘干活。

等我们长大了,逢年过节去外婆家,也会和外公攀谈几句国家大事,外公谈完还是会说,早点回家吧,不是赶你们走,回去帮你娘干点活。

我和哥哥也曾对母亲抱怨过,外公一点也不给我们面子,小时候调皮不留我们也就算了,现在我们都是大人了,还赶我们走,他怎么那么烦我们呀?

母亲说,你外公喜欢安静,我去待久了他也会赶我走;他当年读师范时,班里的男生课余时间都在一起打篮球,他不喜欢运动,更不喜欢闹腾,就跑到女老师的办公室跟她们学织毛衣、钩帽子。

外婆常对我讲,你外公呀,当了一辈子教书匠,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,五谷不分,只会拿教杆。那时外公在外地教书,每月开了工资才回来一次,通常他会买两斤牛肉,分成两包,一包给太姥姥,另一包则带回家,一家八口人包顿饺子吃。过年时,外公学校放假,他会给家里的孩子买点小礼物回来,记得有一年外公买了五双袜子回家,到家一分发现少了一双,外公说忘记自己有六个孩子了。

母亲感慨说,一个连自己有几个孩子都搞不清的人,家里的大事小事怎能指望。母亲姊妹几个小的时候,外婆有事便跑到同村的姥姥娘家,和姥姥爷商量,让他给拿主意;母亲姊妹们长大后,外婆就和几个孩子商量。等外公因成分

设计师之梦

□陆晓林

1976年底,我踏上了返城的大卡车。一起下乡的知青要么参军、要么进了大型军工国企,只有我因为庸医的“身体一般,能参加劳动”的招工体检结论,被分进一个不足百人的县办小厂缝鞋帮子。这个县属集体企业,是“大跃进”时由家庭妇女组建的缝纫组发展而来,一群小脚女人踏着上班的铃声歪歪扭扭紧跑着进厂门,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昏暗的厂房似乎建在半地下室里,厂房的顶棚由芦苇搭建。一天,我将取暖的炉子烧得贼旺,发热的烟筒竟然将顶棚点燃,直到“噼里啪啦”的火星从天而降烧焦了我的头发,才发觉出了事。一位师姐快速用水壶将烟筒撞离火炉,一铲湿煤压在熊熊的炉火上,而我则吓得惊叫一声,呆若木鸡,只有哭的份儿……

那年我刚刚19岁,生长在部队大院,父亲是某部的后勤部长,说话撇腔(当地人管普通话叫撇腔),长相也还清秀,在那个小小的被服厂挺抢眼。

“你家是哪的?怎么分到这里?”“这大集体身份可惜了,对象都不好找”……当时有部电影叫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,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瓦尔特拳的炫目、钟表匠女儿阿婆拉倒下的美丽优雅,而是那位钟表匠(反法西斯战士)准备赴死时,对他的徒弟说的几

句话:“要好好地学手艺,一辈子都用得着,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”——那真是句句敲在我的心上:我的手艺呢?我的专长呢?

精神上的烦闷孤独,引起了身体的种种不适:整天头昏脑涨,犯困没劲儿,心情抑郁伴着低烧,到医院还查不出什么。19岁青春暗淡无彩,苦不堪言。

这怎么会是我要的生活?

打起精神,在本该快乐洋溢的青葱岁月,我开始了单调刻板的自学,订阅了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十月》、《诗刊》、《歌曲》等杂志,上班空闲时间就练书法,学写作。当得知济南工艺美术校(当时叫济南二轻中专)有个服装设计专业在招生时,就像在混沌的闷罐中突然开启了一道天光,从前的彷徨迷茫顷刻间烟消云散,直到那一刻我才强烈意识到,服装设计,我这辈子就该干这个!上苍给我打开了一扇门。

积极备考。当时我的女儿未满周岁,考试时还在哺乳期,考场上奶涨得抬不起胳膊,奶惊了,奶水洒在试卷上……终于考上了!虽然是个中专,却让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服装设计师。在校三年,几乎每天早晨同学们都找我要教室的钥匙,因为最后那个离开教室的总是我。

毕业时,我对同位老黄深情地说:

呀?

看到特巡警出现在他床前如此淡定?不应该呀,刚才看完确实感觉家里没啥可偷的。我疑问太多,竟没有一个问题能问出口,就说:您家门开着呐!

大爷默了五秒,淡定地说:哦,我老伴啊,她增生啊,有时就疼得受不了,就到处拧东西,门十有八九是她拧开的。

随后,大爷把灯都打开了,开始找老伴,最后在浴缸边上找到了,后背的增生已经很严重了,像忍者神龟。

我手指着说:这……

大爷给我们解释:哎呀,疼得受不了就睡着啦,总这样。

随后,大爷一起跟我们出来和报警人解释,对面的才敢把门打开。

大爷说,我老伴一犯病,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干吗了,那就是逮着啥拧啥。

小伙子说:那么大动静拧门,你都睡得着啊?

大爷说,我快八十了,我不睡觉我能活到现在?我知道对面房租便宜,唉,大家都不容易啊……

问题被遣送回乡时,右派的帽子压得一家人更累了。外公说,外婆这辈子跟着他受苦太多……

好在外公晚年平反昭雪,工资都给补上,还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,外婆总算跟着他过了几天安稳日子。外婆活了八十六岁,她去世两年后,外公病重。在外公的病床前,外公对我说:别记恨外公呀,你外婆跟着我受了一辈子苦,那年我在外地教书,她胃病犯了,疼了整整一个月,有人对她讲,抽旱烟可以缓解疼痛,她就开始吸烟止疼,从那就有了烟瘾。你外婆爱面子,从不在孩子面前抽烟,所以你们每次来,待一会儿我就赶你们走,是怕你外婆看你们在不好意思抽烟。

外公去世后,家人整理外公房间时找出了十几双小脚穿的单鞋和棉鞋,还有六顶毛线钩的帽子,母亲说外公怕自己先走,就给外婆提前买好了鞋,因为小脚的鞋子不好买;帽子是外公亲自给外婆织的。咳,母亲又叹息道,你外公那视力,这帽子是咋钩的……

“知道我的梦想吗?”“什么?”“摘取服装设计大奖桂冠!”“哈哈!老陆,这梦你得做一辈子。”

一辈子太长,只需四年。1992年11月,我真的实现了梦想,荣获首届中国服装设计大奖赛金奖。

在毕业簿上我曾经这样写道:“服装设计——我的终身职业。”然而,以服装为龙头的纺织行业在改革大潮中成了最早的实践者,就像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盘旋,难有善终……2000年的一个秋夜,我将刚刚取得的当年省人事厅评定的济南市唯一一名“高级服装设计师”任职资格证,压在枕下,生活所迫,我调离了这个挚爱无比的行业……

然而,经历就是财富。认真精细的处事风格,创新灵活的思维方式,深厚高尚的审美意识,虚心善学的工作态度,这些设计师的潜质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独树一帜。

如今我成了摄影爱好者,曾经的职业修养在这个全民摄影的时代让我大受裨益,多次在全国及省市摄影大赛中取得名次。

有些事情我们无从把握,但别忘了当初对自己的承诺,这才是对得起自己。生活就像这个时节盛开的月季,虽暗藏荆棘,但依然绚烂多彩、一路芳菲。

微甜的回忆

□徐莉

二十五年前,我刚刚二十岁,初中毕业以后,便随着劳务输出的大军到了青岛,兜兜转转干了好几个工作。无奈都不如意,最后我在一个老乡的带领下到了一家校办食品厂工作。

刚去时,我什么也不会,只能做个小学徒,打下手,干最累最没技术含量的活,拿最低的工资。对于刚出校门没干过活的我来说,头几个月真是磨炼。咬咬牙,我硬把所有的委屈不适都承受下来。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三百元时,我欣喜若狂。自己留下一百元,马上到邮局给爸妈打去了二百元,告诉他们,我能挣钱了……

熬过了第一关,我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虽然累,但好在我年轻,睡一晚上觉,精力马上又恢复了。

一年以后,厂里的裱花车间(做生日蛋糕)突然缺人,老板见我吃苦耐劳,字又写得好,便让我去学做蛋糕。

这可是厂里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工作,技术含量高,不累,工资还高,是个令人羡慕的技术活。我也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,上岗后我认认真真学习,不敢有任何的懈怠。那段时间,我真的是绷紧了全身的肌肉和神经,满脑子里想的全是怎样尽快学好这门技术,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,连晚上做梦都在学做蛋糕。由于我的用心和吃苦,仅仅用了半个月,就能独当一面做裱花工作了。同事们都惊讶地问我:难道天生就会做,怎么这么快就做得这么好?

我笑了笑,他们谁知道我背后吃了多少苦呢?半个月来,我瘦了十斤,因为睡眠减少,眼睛都凹陷下去了。但我由衷地欣慰:靠自己的努力,我闯过了这一关。因为我知道掌握了这门技术后,以后不管有怎样的变故,我都能凭自己的技术找到工作。

之后,我在一家蛋糕连锁店干了八年多,技术日臻成熟,由当初的一个青涩的小学徒,变成了现在成熟的大师傅。听着我带的徒弟们一声声“师傅,师傅”,心里真的有满满的成就感。

到今天,我已人到中年,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小蛋糕店,再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地给别人打工了。虽然依旧每天辛苦工作,但心里踏实而自豪。回想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,我相信一分付出一分收获。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,现在每天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,享受着生活的馈赠。苦尽甘来,我也相信靠自己的努力,以后的日子会更好!

有故事的人

征稿启事

命题说明:人人都有故事。我们想做的,是向每一个有故事的人发出邀请,收集故事,激发写作、阅读和分享故事的兴趣。

我们希望收集和发布的故事具有非虚构的特质。或者说,我们主要提倡的是另外一种故事——那些你我真实经历、耳闻目睹的事,人的回忆和讲述,对一件事情的记录,对一个事物的描述。

也许,我们的一次讲述只是关乎个人,但在历史的巨轮上,每个人的经历都浸淫着惊心动魄的时代变迁。

写出自己的故事吧,和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:包括个人情感、家庭、工作经历、难忘的事、家族史等等,以及你所熟悉或知晓的各行各业的人与事……总之,必须是真实的(如因回避隐私需要,可将作品中人物、地名等化名)。

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:
qlwbxz@163.com

有故事的人

